

曾侯乙編鐘出土40周年 「環宇鳴鐘」演繹中國聲音

1978年，中國兩件大事令全球矚目——改革開放出發和曾侯乙編鐘出土。2018年，與改革開放同步，曾侯乙編鐘走到出土40周年的時間節點之上，40年前曾侯乙編鐘出土時曾「鐘鳴環宇」，舉世矚目。以武漢音樂學院副院長李幼平為代表的一批音樂考古專家在此之後不懈努力，力圖讓編鐘成為現代樂器，使用全世界通用的音樂語言來演繹中國聲音，實現「環宇鳴鐘」。他表示，站在中國古人的肩膀上，面對偉大的編鐘，我們到底該「怎麼辦」，始終是一個不可迴避的現實問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鯤、實習記者 曾媛 武漢報道

編鐘音樂必須走向世界！這樣的雄心壯志面臨的是一個尷尬的現實，不到湖北、不到武漢，就沒有編鐘，即便有好的作曲家也無法寫出編鐘音樂作品，再好的作品也無法演奏。李幼平感歎，這樣的編鐘永遠就只是一個地方性的文化符號，成不了中國的、世界的。

編鐘必須要有音樂，才能還原它的本質。李幼平舉了個有趣的例子，用編鐘演奏貝多芬的《歡樂頌》，一個德國人聽了淚流滿面，「兩千五百年歷史的編鐘，居然可以演奏貝多芬的《歡樂頌》，多麼偉大！」然而另一個德國人卻當場抗議，覺得音調非常不準，貝多芬的音樂不是這樣的，這就像是用蹩腳的英語去朗誦席勒的詩詞。

他解釋說，編鐘演奏的是古代音樂，講的是文言文，要一個講文言文的人把貝多芬的歌唱好，「這是不講道理的！」古音律與現代音律猶如文言文與白話文，「翻譯」的過程就是一種文化的轉化。為了方便今天的觀眾欣賞，為了適應今天觀眾的耳朵，必須對古音律進行改編。

曾侯乙編鐘出土後，專家們很快發現了它「一鐘雙音」的絕妙設計，李幼平有幸參與了此後的複製工作，也慢慢掌握了調整編鐘的厚薄來改變音調的方法，而這最終形成了後來古音律與現代音律轉換的方案，一言以蔽之，「把編鐘打磨得薄一些，音調就變低一點，厚一點音調就高一些。」李幼平提醒記者注意，這其中複製品和仿製品的區別，複製品必須和原件保持一致，是在原件基礎上翻模鑄造而來，而仿製品則是在原件基礎上進行改進，實際上是現代的樂理觀念來製作調試的編鐘，它已經變成了一種現代樂器。對此李幼平的態度非常堅定，「必須要這樣，否則編鐘音樂就永遠局限在湖北，只能跟湖北的老鄉共鳴。」

成為現代「鐘匠」的李幼平認為，通向「環宇鳴鐘」目標的道路依然佈滿荊棘，目前最大困難是不同領域之間的融合協作，「做鐘的人對音樂了解太少，搞創作的人不關心演奏，搞演奏的人不懂得創作。」編鐘音樂現代生命的延續需要把它當做發自內心永恒追求的事業來完成，李幼平對古代做鐘人充滿了尊敬，「古人做鐘是事業，做鐘手藝世代相傳，他們把一輩子的心血都放在作鐘上，這是他們生命的寄託。」



李幼平在測試仿製編鐘的音準。俞鯤攝



編鐘邊緣的厚薄決定了音調的高低



「鐘匠」李幼平俞鯤攝

重塑編鐘「中國樂器之王」地位

管風琴被奉為西方樂器之王，內地很多的音樂廳都會陳列擺放一套管風琴。內地的中央音樂學院、中國音樂學院、武漢音樂學院等院校，都設有編鐘陳列館或編鐘樂器陳列室。儘管編鐘已經成為音樂類博物館的鎮館藏品，但編鐘能像管風琴那樣，被擺進音樂廳成為真正的中國樂器之王，成為李幼平的一大夙願，「有沒有可能舞台上既放管風琴，也放一套編鐘，中西方的樂器之王並駕齊驅為什麼不可以？」

1991年武漢音樂學院修建了一個音樂廳，後改名為「編鐘音樂廳」，音樂廳裡擺放了一套編鐘，它就是「中國樂器之王」。李幼平表示，管風琴是西方樂器之王這是大家都認可的，現在人們從觀念上認可編鐘是中國樂器之王還不夠，編鐘需要更多參與到音樂會的演奏



以五線譜記錄的編鐘樂譜《天壇》。俞鯤攝

中，他認為將編鐘轉換成為現代音律後可以融入西方交響樂隊，藝術呈現的聲音是和諧的，演奏是完美的。

他認為現在編鐘已經變成了一種現代樂器，學習編鐘沒有什麼困難，「小baby都可以拿着小錘子敲擊編鐘」。現在很多中小學都有編鐘課程，與學習鋼琴一樣，在這個過程中孩子們受到了音樂的熏陶，感受到了音樂之美，提升了素養。李幼平希望編鐘能在當今的音樂文化生活中扮演一個角色，成為一種大眾化的通用樂器，為此他還專門開發了以曾侯乙編鐘為基礎的鍵盤編鐘，既能保持宏大精美的傳統青銅文化特質，又能通過類似鋼琴的通用鍵盤界面進行演奏。

李幼平拿出一冊《天壇——「紀念曾侯乙編鐘出土40周年」編鐘樂曲集》，翻開《天壇》，是五線譜，這就是使用全世界音樂家的通用語言記錄的編鐘樂曲。他表示，編鐘交響樂作品，融入了古譜的音素和旋律，以五線譜記錄是讓編鐘音樂可以流傳下去的重要保證。呈現一台外國人可以聽得懂的音樂會，「讓他們感受到編鐘敲出來的聲音是美的，這樣才對得起祖宗！」

■武漢音樂學院編鐘樂團曾在美國舉行編鐘專場音樂會。



編鐘專場音樂會在港上演

一場由武漢音樂學院青年編鐘樂團演繹的編鐘專場音樂會前日在香港舉行，這場音樂會在節目編排上頗具心思。李幼平介紹說，開場的《荊楚雄風》用編鐘清脆的高音和雄渾的低音表現出楚人「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不飛則已，一飛冲天」的氣概。一曲《高山流水》以俞伯牙與鍾子期知音相遇的千古之音為背景，用古箏清脆的音色配合編鐘渾厚的音律，使山的雄偉險峻與流水的清脆可以很好地營造出來，「是絲類樂器和金石之聲的很好結合。」同時內地與香港的音樂文化相匯猶如知音相遇，體現出《高山流水》源遠流長的文化歷史和文化氛圍。

《蘭蘭朵》歌劇中的《茉莉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旋律，已經成了代表中國形象的音樂符號，安排演出這個曲目將講述中國故事的編鐘與這曲熟悉的旋律結合在一起，既呈現了湖北的音樂風格，又展現了小型編鐘的清脆旋律。《雲水》是簫和中阮的合奏，簫聲類似一個很有魅力的男人的聲音，阮作為一種彈撥樂器，音色像溫柔的女人，所以跟簫構成一男一女，如同一種情話般的對話；《娛神之舞》表現出了神可親可敬的一面以及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楚人的神不似商代和中原地區的神是高高在上的，人們要匍匐在神的腳下，要表現出對神的敬畏，而楚人是近神，與神的關係如同兄弟姐妹，是人性之美的寄託、一種生活的追求。

或許香港市民可從這場音樂會感知到40年間，編鐘這個「中國樂器之王」所經歷的由器而物、由物到事、由事而人、由古人到今人的蝶變過程。

■以編鐘配其他民族樂器演奏更有趣味。



「美猴王」六小齡童做客河南 現場指導小朋友耍金箍

內地央視86版《西遊記》美猴王扮演者六小齡童日前做客河南鄭州圖書大廈購書中心，舉辦新書《猴王世家》簽售會，並作會前分享。分享會現場氣氛活躍，座無虛席，一眾紅衣小记者難掩見到偶像時的激動之情，端坐聆聽，不時互動。此外現場還來了不少中青年，甚至老年粉絲。

分享會上，六小齡童首先分享了自己目前在為傳播「西遊文化」所做的主要工作。雖時隔多年，《西遊記》中台詞仍由他信手拈來，他引用《西遊記》中一句台詞孫悟空的台詞：「師父，天和地本來就是不全的，經卷哪來齊全之理。」告誡小朋友，取經九九八十一難，必須要學會堅持，雖然不是努力了就一定取得成功，但是不努力一定不能取得成功。

在現場小調查裡，沒有看過86版《西遊

記》的竟不出意外地無一人。六小齡童也激動地說：「有時候會感覺自己可能是全中國，甚至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有那麼多看過我的戲的人。」的確，六小齡童扮演的孫悟空已經成為幾代人心中的經典。有人說經典是用來超越的，在六小齡童看來，我們所應做的是不要害怕被別人超越，而是把自己做大做强。對待專業，他說就是要做到「人無我有，人有我精，人精我絕，人絕我化」。他還寄語現場的小朋友以後在自己的工作中也一定要做精做深，不要貪多求快。

活動中間，六小齡童邀請幾位小朋友現場展示猴王經典動作並做指導。一段親自上陣的棍棒雜耍更是讓觀眾彷彿又看到了那個



六小齡童現場表演金箍棒。

「猴裡猴氣」的孫悟空，引得叫好鼓掌聲一片。在他看來，演好孫悟空最重要的就是要演出吳承恩老先生筆下孫悟空的魂，他主張只要魂不變，風格可以百花齊放。「我總跟他們說不要學我的風格，要學裡面的精神，



六小齡童指導現場觀眾。

比如豫劇《三打白骨精》裡面也有孫悟空的形象，風格可以多種多樣，這就像取經磕磕絆絆，但是方向不變。」

面對質疑和誤解，他說需要去溝通和交流，但不要放棄自己的夢想，「有夢才有好

夢，去追夢才能實現夢。」年近花甲，他表示不想安享晚年，相反地他仍要繼續奮鬥下去。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通訊員 谷素梅 鄭州報道